



穀梁傳鈔一卷



特別  
^20  
623  
2





62.3  
2

乾隆五十二年訂

和陽高梅亭集評

# 穀梁傳鈔

廣郡永邑培  
元堂揚藏板



穀梁子魯人也名淑字元始一名赤又名  
喜羅泌路史言公穀兩姓自二子外不再  
見以二姓切韻為姜姓一人假托說頗創  
闕林黃中亦云公穀傳大概相同疑只是  
一人朱子曰看他文字疑非一手皆是齊  
魯間儒是為得之路黃二說蓋不足據與  
自漢專學名家各述所聞以為傳門弟子  
衍其師說分門別戶不合不公故初景帝



時學者多善公羊而穀梁之學浸息後宣  
帝時學者多善穀梁而公羊之學遂廢甚  
至劉歆愛左氏而劉向好穀梁後人遂有  
父子異同之說石渠分爭之論要之二子  
者各據所見發明經義取其是非不謬於  
聖人而已入主出奴抑何為與宋胡康侯  
為春秋解義而作傳宗左者什之二宗公  
者什之三宗穀者什之五蓋以左氏記事

公羊明法而公穀乃精義之書也又晁氏  
公武曰三傳之學穀梁所得最多諸家之  
解范甯之論最善此可以定穀梁矣而世  
人類好左氏至公穀每多束之高櫛不知  
兩傳中推闡經旨精理名言實有左氏所  
未及者故余於左氏後兼次公穀雖多寡  
不同其歸一也

乾隆五十三年六月上浣和陽高塘





范武子穀梁傳註序

名寗  
字人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弑逆篡盜者國有。淫  
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為之愆。  
度七曜為之盈縮。川岳為之崩竭。鬼神為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  
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  
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  
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修德政。益誨  
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  
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自權。



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橫流廼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已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誠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舊解以正樂為芳風淫神出地祇故云芳風淫樂鬼神不享君子不聽故曰遊塵或以為善之顯著者為芳風惡之頹碎者為遊塵理亦足通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

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宏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為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莊十年文公納幣為用禮文二年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哀二年不納子糾為內惡莊九年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桓十一年妾母稱夫人為合正隱二年以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



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瓌瑩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父子異同謂劉向好穀梁劉歆善左氏之論石渠閣名漢宣帝時使諸儒講論同異于石渠閣也分爭者若劉歆歆專立左氏而後書太常諸儒不從反為排擯陳元上疏論二傳之短亦被誣器是也廢興由於

好惡若景帝好公羊胡毋之學興仲舒之義立盛衰繼之辨內若宣帝善穀梁而千秋之道起劉向之意存盛衰繼之辨內若

帝時公羊師董仲舒有才辯穀梁師江翁性訥公羊於是大興穀梁遂爾寢廢其後魯人榮廣善穀梁與公羊師睦孟辯論大義睦孟數至窮屈穀梁於是又興公羊遂復寢息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

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謂多叙鬼神之事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謂元年大義而無傳益師不日之惡畧而不言是也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單伯之淫叔姬鄆子之請魯

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晉之之末歲女論叔術之妻媵是非說季子之兄弟飲食是也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

次大梁十二次名也先君北蕃迴軫頓駕于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

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服杜預之註公羊則有何



嚴何休嚴彭祖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  
 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  
 於是乃商畧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大山  
 其頽匍匐墓次死亡無日日月逾邁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  
 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彫落二子  
 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  
 穀梁傳集解

穀梁傳鈔目錄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鄭伯克段于鄆

祭伯來

武氏子來求賻

公觀魚于棠

盟于瓦屋

桓公

鄭假許田

齊衛胥命于蒲

齊侯送姜氏于讙

陳侯鮑卒

夏五

御廩災



家父來求車

莊公

築王姬之館

姜氏會齊侯于禚

葬桓王

紀侯大去其國

甲午治兵

齊人殺子糾

丹楹刻桷

鼓用牲于社

幽之再盟

臧孫辰告糴于齊

新延廡

築臺于秦

閔公 缺

僖公

虞晉滅夏陽

貫之盟

三時不雨

陽穀之會

首戴之盟

洮之盟

禘大廟致夫人

晉殺里克

震夷伯廟

隕石六鷁退飛

滅項

梁亡

文公

齊僖公

晉納捷菑弗克



宣公

趙盾弑君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初稅畝

成公

四大夫如齊

九月辛丑用郊

襄公

士匄不伐喪

大饑

閻殺餘祭

宋伯姬卒

昭公

楚殺齊慶封

秋蒐于紅

葬許悼公

定公

不書正月

頰谷之會

哀公

以邾子益來

西狩獲麟

計文五十五篇

附范註原序



元年春王正月隱公元年

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

補公、羊、不、及、謹君即位之始、何氏休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

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此五始、天人之大本也、

公何以不言即位、據文、公成公志也、

讓桓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

言隱意不取、君之不取為公何

也將以讓桓也○先○斷○定○開○出○篇○旨

曰不正○桓○幼○長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

惡○客○意隱而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此○下○申○不○正○二○字○乃○是○主○意

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

義而不貴惠○二○句○作○提○以○後○分○承信○申○同道而不信邪○邪○字○應○前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

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筆○意○曲○蟠○推○闡○入○微終歸之

段梁傳抄

一

元年春王正月一

開首作提不正二字一篇議論之根

此段責桓筆意宛轉

此段責隱不貴惠不信邪二意發揮讓桓為不亞大義炳如



掉尾一揚一抑  
極平恕極嚴正

以正道制和心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此以兄弟天倫也示私恩識其貴惠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隱為世子親受命于惠公為魯君已受之于天王矣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弟先於兄是廢天倫私以國讓是忘君父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揚一筆妙應道字作總結

俞桐川曰兩君罪案輕重劃然嚴而不苛。隱桓名分獨此說得鑿鑿正乎不正句翻去左氏桓立隱攝公羊隱卑桓貴二說要之彼為微言此為大義各相發明。駁去隱公則桓之罪更深穀梁惡桓又嚴于二傳。儲同人曰公罪桓穀罪隱公予桓以當立穀奪桓以不當立當

立而罪反在桓不當立而罪反在隱推勘入微變幻百出可見文人之心無所不至。就不書即位上生出議論與公羊同而所見各異公羊以桓母貴當立故隱之能讓為賢穀梁以桓不當立而以隱之讓桓為不正二說當以穀梁為正貴義不貴惠二句道理何等正大光明探先君之邪心忘君父以行小惠結以蹈道則未也推勘入微論斷亦正。



每據克字開門  
見山法

元罪段見其不  
其此意輕

非鄭伯以其  
弟此意重

鄭伯克段于鄆 隱公元年

○本○尚○書

○○報○句○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眾也段鄭

○此○就○書

伯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弟目 謂稱鄭伯也君以其目

公殺例同

君知其為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取之也段

○通○篇○上○意○左○微○

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

○而○殺○類○

○極○遠○反○說○做○極○近○甚○字○深○透○

慮成於殺也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

○替○他○處○置○作○掉○尾○

也然則為鄭伯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俞桐川曰能字見深殺字見辣合能殺二字疏克字乃見鄭伯

之忍叔段之愚逐層批駁兩下讞獄絕無遁情忽罪叔段忽



罪鄭伯變化不測。  
處心積慮成於殺。即左傳謂之鄭志意。皆推見莊公至隱。折獄  
老手其鋒則屈如鐵。畫如錐。利如刀。

祭伯來 隱公元年

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天子畿內大夫有采地。謂之寰內諸侯。非有

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鏃。矢。以

聘。問。不出竟場。臣無竟外之交。故不出竟場。束修之肉。不行竟中。家施不及國。董子云

大夫無束修之饋。即此意。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言臣當尊崇承君命。無自專之道。

胡康侯曰。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竟。經于內外朝聘

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

俞桐川曰。杜絕結納外援之漸。并補出家施不及國。辭愈約而

義愈侈矣。



儲同人曰名義凜然。

武氏子來求賻隱公三年

武世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

畢喪平王之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無君也。時桓王在喪未

即歸死者曰賻。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

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

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儲同人曰。只一求字中。見周魯均失。



公觀魚于棠

隱公五年

傳曰常事口視類視是胡之非常曰觀類觀是魚之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

也主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周禮中人下士公觀之非正也

儲同人曰於觀字見書法別具慧眼



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隱公八年

外盟不日此其口何也

據僖十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於曹南不日

諸侯之參盟於

是始故謹而日之也

世道交喪盟誼滋彰非可以經世執訓故存日以記惡蓋春秋之始也

誥誓不

及五帝

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誥誓尚書六誓七誥是其遺文五帝之世道化淳備不須誥誓而信自著

詛不及三王

三王謂夏殷周也夏后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盟津之會衆所歸信不盟詛也

子不及二伯

二伯謂齊桓晉文齊桓有名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諸侯率服不質任也

不多語穆然以思慨然以遠令人有江河日下之嘆○春秋以

二人盟為離盟三人盟為參盟有主盟矣皆所以志

世變也殷人作會而民始畔周人作誓而民始疑故曰君子屢



盟亂是用長况口血未乾而即渝之交質子而猶有不信者乎  
末世泯泯勢勢爾詐我虞不可究詰春秋謹參盟善胥命蓋欲  
挽世道于淳古之意也夫

鄭伯以郕假許田

桓公元年

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

不得以地相與也無田則無許可知矣也言非專假其田并假其邑

意不言許不與許也言許地名非國名恐疑為許男之許許田者

魯朝宿之邑也郕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

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

俞柯川曰鄭伯從王東巡則祭泰山故有郕皆作祊魯朝于

周賜之湯沐則有許王不巡狩魯不述職則郕許皆虛設矣郕

近魯許近鄭故交相易焉無王也三傳獨穀梁疏得分明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桓公二年

胥之為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疏○命○字○謹言而退。○無○盟○詛○以是為

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疏○齊○字○

則大者宜倡、小者宜和、大則齊也、小則衛也、不以齊侯命衛侯、明齊大也、但倡和理均、故直以相命言之、倡則同聲相應、和則同氣相求、聲氣相通、而相命之情見矣、

俞桐川曰先著其美又均其善二意俱到。

公羊傳胥命者相命也以為近正與此同意末云古者不盟結

言而退結法尤超。



齊侯送姜氏于謹

桓公三年

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弟不出闕門。

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在

祭門外。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

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嚴囊也。所以盛朝夕所須。以備舅姑之用。送女踰竟

非禮也。

戒辭各有義。可與士婚禮內恭閱。







夏五 桓公十四年

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

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俞桐川曰無議論中搜出議論無文采中寫成文采

眉詮曰為傳疑指出遠字為遠字觸起兩喻只四十餘字而不

作平局順局



前從君心內扶  
出不敬

中疏禮意以明  
敬事

後援禮制以為  
未易災証據

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桓公十四年

御廩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餘

而嘗祭宗廟可也志不敬也未易災者用火焚之餘米以祭宗廟未嘗更易也此不敬之大者故志之可也

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抽之意

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又接禮

之餘而嘗也曰甸甸師掌田之官粟而內之三宮王夫三宮米而藏之御

廩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春夫嘗必有蕪甸之事焉知非三日能就壬申御廩災乙

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壬申乙亥相去四日言用日至少而功多明未及易而嘗也

俞桐川曰深厚古雅禮經文字不在災字嘗字上着眼偏于



壬申乙亥上看出苟簡之意鐵筆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桓公十五年

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

非禮也求金甚矣 毛傳求金在文九年

儲同人曰事各有漸求車乃求金之漸也只二語有無限感吁



築王姬之館于外莊公元年

築禮也于外城外非禮也非正禮于變築之為禮何也主王姬者必

自公門出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者當設几筵于宗廟以俟迎者故在公門之內築王姬之館於廟則已尊

於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為正何

也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禮稱冕而親迎是服

侯得與吾為禮也祭服也弁冕者連言之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故傳亦通言之其不言齊侯之來迎何也不使齊

俞桐川曰並提禮非禮又于非禮中轉出禮來筆力健甚○齊

逆王姬而魯為主忘仇讐也特以居喪築館于外豈念父仇哉



衰麻句是莊本意仇讐句是穀梁意中事末句結重複仇乃發明春秋之意耳

胡康侯曰魯于王室為懿親其主王姬亦舊矣館于國中必有常所今特築于外者穀梁以為仇讐之人非所以接昏姻衰麻非所以接弁冕知其不可故特築于外也築之于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正有三年之喪天王于義不當使之主有不共戴天之讐莊公子義不可為之主築之于外之為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也書此以著其忘父親讐之罪故雖築館于外不以為得禮也

天子嫁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子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莊公二年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

饗在四年

胡康侯曰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故趙匡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况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



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

莊王以桓公十

五年崩至七年

乃葬閔王室之

無臣也又曰或

以王室有子儀

黑有之亂改葬

及卻尸以求諸

侯之說皆不可

信

忽從王字起論

奇絕橫絕

五月葬桓王

莊公三年

傳曰改葬也

桓王薨至此已七年故謂之改葬

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

總者五服最下言舉

下緬上從總皆反其故服因葬桓王記

或曰卻尸以求諸侯

以求諸侯會葬

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

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曰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

京師去魯不遠赴告之命可不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

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

卑稱焉王者尊故稱天子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

俞桐川曰天子志崩不志葬常也改葬緩葬書葬非常也此二



說俱存者。奇在忽從王字上。想出天子二字。稱謂妙議來。謂凡人皆天之子。而人主獨從尊稱。此義從無人道。穀梁文字全在經文空隙處。尋議論真得夫子繫易精處。儲同人曰。所言似迂而實微。出題之外。令人想見題中之妙。

紀侯大去其國

莊公四年

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不曰滅而曰大去其國。蓋抑無道之強。以優有道之弱。若進止在已。非齊所得滅也。

俞桐川曰。疏大去與公羊意別。然觀齊襄荒亂。則此說較勝。儲同人曰。大去大歸。聖人書法原奇。而穀梁推勘亦入微矣。紀侯失國。書爵書去。憫紀侯罪齊襄也。此意甚正。公羊復讐之說。非春秋之旨也。



甲午治兵 莊公八年

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振整也。旅衆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

兵事以嚴終。以嚴整終事。故敵人不。至。上文師次于即。以侯陳人。蔡人。諸家皆以魯約。陳蔡將有事隣國。故侯之。穀

以待之。故曰敵人不。至。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為國者不

師。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師衆素嚴。不。須耀軍列。陳。善陳者不戰。軍陳嚴整。敵

戰。善戰者不死。投兵勝地。故無死者。善死者不亡。民盡其命。無。奔背散亡者。

儲同人曰。左以治兵于廟為禮。此以治兵習戰為非。

大閱治兵。皆一經之特筆。桓公以畏齊鄭而秋大閱。非其時。莊

公以侯陳蔡而春治兵。又非其地。故特書以示貶。不然常事不



書穀梁治兵之義極是曰能以嚴終則失其旨矣

齊人取子糾殺之

莊公九年

內取外書取

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  
竟似子糾頻死鳴冤  
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  
應病字  
糾以公為病矣

俞桐川曰納糾以名讐殺糾以釋怨公之心忍乎聲聲哀怨猿

啼峽裏鶻喚枝頭

儲同人曰解釋取字深合聖心



秋丹桓宮楹。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莊公二十

禮天子諸侯黝黝，黑也。堊堊，白也。大夫倉士黻黻，黃也。丹楹非禮也。禮天子之

桷斲之。礲之。加密石焉。以細石磨之。諸侯之桷斲之。礲之。大夫斲之士

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

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

不言難宮而謂之桓宮，以桓見殺於齊而飾其宗廟以榮讐國之女，惡莊不子。

俞桐川曰：加者言丹刻已非正而又以榮仇人之女也。斥者言

宜書新宮而顯書桓也。一以明桓之不肯受，一以明莊之不忍

言而隻字之誅嚴矣。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莊公二十五年

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應鼓于朝不天子救日。

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麾，旌幟也。五兵，矛、戟、鉞、盾、弓、矢。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

夫擊門士擊柝言克其陽也。凡有聲皆陽事以壓陰氣，柝，兩木相擊，克，實也。

隱三年傳曰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

疏食字最精此傳舉救日之禮統上下言之數典最悉左傳曰

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此專指諸侯之禮言劉氏敞謂天子伐鼓

于社皆因天變而為恐懼修省之意也。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莊公二十七年

同者有同也

有所

同尊周也

前同盟于幽諸侯尚有疑者今外內同心推桓為伯得專征伐之任成九

合之功故傳

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

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

信其信仁其仁

謂諸侯信齊桓之信

仁齊桓之信下文未嘗有戰血之盟

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戰

血之盟也信厚也

十三年會北夜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三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榿二年

會費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

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僖八年會洮十三年會鹹十五年會牡邱十六年會淮

俞桐川曰北杏之會諸侯疑信交半柯之會信者衆矣至是同

設采傳抄

幽之再盟



盟于幽。伯業成焉。于同字中。發出桓公一生全量。有風致。有光華。

臧孫辰告糴于齊莊公二十八年

○引○古○作○斷○  
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也。告糴諸侯告請也。糴

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不稱使之故為內諱故不稱國無九年之

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

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仲文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

我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敗謂凶年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

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獲也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為內諱

也。一意

俞桐川曰。一告字見內無積貯外無賑恤。然兩意又分主客。客



意插入中幅而主意前後申解起伏滅沒變化無端  
臧文仲請糴于齊事載于國語國人賴之劉原父曰魯人悅其  
名而以急病讓夷為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  
愛人為罪穀梁此等議論可謂得經之旨矣

春新延廩 莊公二十九年

延廩者法廩也。周禮天子十二開馬六種邦國六開馬四種每廩一開言法廩者六開之舊制也其言新

有故也。言改故而新之有故則何為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

民勤於力則功築罕也。希也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上年告糴于齊則

百事廢矣。凶荒又跟去年來築微春新延廩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上年書冬築郿大無麥禾臧孫告糴于齊文緣上立義所謂時

紕舉羸者也言之痛切筆亦精銳郿公穀作微

心民惰焉成  
體若眼勤字  
詞下悉字



秋築臺于秦 莊公三十一年

斷。承明。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

之故。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即學。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

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為燕辟也。開地。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

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譏公依倚齊桓。而與桓行異。

俞桐川曰。罷民三時。兼本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而言。蓋

三經合傳也。莊倚桓以安。桓無事而益勤。莊無事而益荒。兩兩

寫來。令莊愧死。

莊公比年興作。今又一歲而三築臺。妨農害民。莫甚于此。倚諸



桓之說離題似遠發論却奇

虞師晉師滅夏陽

僖公二年

○從○滅○字○疏○起○八○家○開○門○見○山○法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

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

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

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

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

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

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宮之奇存

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

先疏經○將題  
字分晰句句有  
眼

後叙事○篇情  
以虞為主却從  
晉人料出不是  
寫晉之智乃極  
寫虞之愚此對  
白寫照法



君達心則其言畧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疏亡而後及虞故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趣妙無窮而馬齒加長矣

俞桐川曰表夏陽為塞邑疏發滅字補左公未及其議論亦較精密

曰應壁馬作波  
趣妙無窮

經書先虞後晉之故左氏以為賄公羊以為首惡穀梁以為重夏陽滅夏陽而虞虢舉皆深得聖人之旨○左氏僖五年晉執虞公傳載宮之奇諫詞洞達國勢諳悉情理所言痛切詳盡似非言畧而不能強諫者也此叙荀息料事處詳叙宮之奇進諫處畧正可參閱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僖公二年

提筆

註筆

貫宋地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

括筆

補筆

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為諸侯皆來至也

俞桐川曰于四國看出無限國數善于用補



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

雨。僖公二三年。

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雨○分○寓○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變○換○妙○

勤雨閔雨喜雨六字將仁主憂旱喜雨精神曲曲摹出。總歸到有志于民上。僖誠賢君哉。

文公二年經書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夫經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止。則八月雨矣。而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未雨。



不閔既雨不喜不以民事為憂樂也比照參觀經之書法見而傳亦深得經旨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僖公三年

陽穀 齊地 之會桓公委端措笏而朝諸侯 委委貌之冠也端元端之服措插也笏以記事者也

所謂衣裳之會 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

左傳曰謀伐楚也此只二語寫出諸侯威服氣象霸之至者近乎王於桓可見儲評云只一二筆高簡莊重神味自遠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僖公五年左作首止

此疏及諸侯會王世子之義

及以會尊之也言及諸侯然後會王世子何尊焉王世子云者

世子世天下也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

舉諸侯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

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

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也安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

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

此疏諸侯盟不及王世子之義

以上疏經以下發議齊桓世子兩層有難有解尊天王三字大

段梁專抄

一卷首戴之盟一



義炳如斷案吃

蒙

也作解雖非禮之正而天子微諸侯不享觀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所以為霸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觀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俞桐川曰于書法無不剖抉忽說桓公忽又說世子轉折無痕如奇巒疊翠曲水迴紋

左傳曰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是時王子帶有寵于惠后惠王欲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齊桓率諸侯會之以定其

位厥後太子踐祚是為襄王一舉而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故曰謀寧周也○公羊傳曰曷為殊會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此傳云及以會尊之也即殊會之意蓋以王世子下會諸侯則替以諸侯上與王世子會則僭春秋名分之書也此先言公及諸侯而後言會王世子故以及以會為文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往會焉使世子不可與諸侯列諸侯不得與世子抗也傳云無中事復舉諸侯或言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故書法如此然不僅此也蓋緣上有會世子之文若不言諸侯則似世子亦與盟矣故又特書

段梁專抄

一卷 首戴之盟二



曰諸侯盟于首止則世子不與可知蓋世子王之貳諸侯不敢與世子盟皆所以尊世子即所以尊王也范氏甯曰齊桓尊崇王室綏合諸侯翼戴世子盟之美者莫盛于此○于洮序王入于諸侯之上于葵丘亦序周公于諸侯之上于首止率諸侯以殊會世子而不與之盟皆見齊桓得尊王大義

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僅公八年

王人之先諸侯何也主、竟、兩、喻、逼、出、正、皆、令、人、動、容、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會也

俞桐川曰名分肅然衰涼中自見起色

時王室有叔帶之難世子之位未定蓋惠王疾惠后主叔帶故使王人告難于齊桓公于是合諸侯以謀之及惠王崩襄王得立皆齊桓之力左傳曰會于洮謀王室也雖天子之臣不得與諸侯盟然所盟者王室之事時勢所迫義無貶詞也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僖公八年

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

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成風也。莊公妾。僖公母。以妾體君。則

上下無別。雖尊其母。是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

我可以不卒葬之乎。君以為夫人。君以夫人之禮卒葬之。主書者。不得以為夫人也。成風以文四年書夫人。

薨五年書葬。小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臣無貶君之義。故于。太廟去夫人氏姓。以

君傳終說其事。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太廟去夫人氏姓。以明君之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冠以僖公不言夫

人。秦人弗。夫人也。

俞桐川曰。用致夫人。成風助祭而立之也。哀姜以淫見戮。不可

薨書夫人。葬稱小君。據事直書。以見其借致夫人。去其氏姓。秦歸。不言夫人。微文示譏。以著其失。義例分明。名分森嚴。



陳大士曰歸仲子之賜考仲子之宮已有夫人之實特未被以夫人之名爾踵事增華變本加厲又句怪焉禮之失也自成風昉也成風之為夫人也自仲子昉也

先從書法立案。不以其罪作斷制為重耳句。作推原冒起通篇。

次追緣因叙事。傅里克却推出重耳叙重耳又引入世子至末從世子兜合重耳從重耳柏轉里克若遠若近若即若離章法奇特。驪姬申生俱非正文。

配體莊公僖之崇其生母與世之妾亂嫡者稍異矣。然且春秋非之而臣無貶君母之理。故卒葬皆如常例于禘廟歸祿示譏。非卓識不能寫出心曲。

春秋雖亂世前未有妾母稱夫人者。自成風始矣。禮夫人得與于祭。君婦獻君母不獻。君母既不獻。成風不與可也。而必用致之。成風在莊公時以妾不與僖公為君欲尊其母。今因禘祭用夫人之禮致于太廟使之與祭也。以妾體君是卑其父致于太廟是誣其祖。自後宣公致敬羸襄公致定姒。昭公致齊歸皆以妾母為夫人不復志于經矣。禮所由變豈不以其漸哉。

晉殺其大夫里克 僖公十年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奚齊卓子與一大夫荀息其以累上之

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

為弒者。為重耳也。殺奚齊卓子者欲以重耳為君重耳夷吾兄文公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

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為重耳弒。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

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為亂。謂殺申生故謂

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

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申生則世子可。故君謂世

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



歷歷叙來後只  
以重耳為寄一  
句打轉蹊徑迴  
如真獻公昏迷  
如夢寫來入神

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  
○前○賓○此○  
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為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  
○語○簡○  
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酖為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  
○跪○字○媚○  
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  
○啼○  
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貴○沸○起○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  
○字○毒○  
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為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  
○數○字○昏○  
朱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傳  
○就○世○  
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  
○子○名○里○克○亦○賓○情○急○語○使○舉○神○之○筆○  
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若此而入自明明則麗姬必死麗姬

本處為首結案  
○然句作歇後  
○語悠然不盡

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  
○從○世○子○斃○合○重○耳○一○句○歸○題○  
吾君以重耳為寄矣○慮○麗○姬○又○謂○重○耳○故○刻脰而死故里克所為  
○轉○里○克○繳○應○篇○首○  
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俞桐川曰開章說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以下細敘麗姬作  
難更不顧本旨至結處重耳為寄句一語打轉大意了然文有  
似遠而實近似迂而實切者非極奇險極淡宕之筆不能作也  
其敘諸人情狀又另具一種筆意  
殺之不以其罪責惠公非寬里克也里克為世子傅知驪姬欲  
殺世子聽優施之謀欲中立以自免此罪已不可追弒二君與



一。大夫。非。逆。而。何。特。惠。公。之。殺。非。關。討。賊。春。秋。推。見。至。隱。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金。仁。山。曰。按。惠。公。之。殺。里。克。前。以。掩。奪。國。之。嫌。後。以。防。重。耳。之。入。里。克。雖。為。社。稷。立。賢。之。計。拳。拳。於。重。耳。孰。若。全。申。生。以。弭。後。患。因。優。施。一。言。之。誘。遂。為。中。立。之。謀。坐。視。申。生。之。死。于。前。而。卒。蹈。弒。逆。之。名。于。後。惜。哉。

已卯晦震夷伯之廟

僖公十五年

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

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

遠也卑猶近也天子德厚故遠及七廟士之德薄故近及二廟因其貴賤有倫故制為等級也是以貴始德之本。

也。始。封。必。為。祖。若。契。為。殷。祖。棄。為。周。祖。始。謂。受。封。之。君。所。以。貴。

之而來故始封之君必為祖矣祖謂廟不毀也

着語不多深得禮經之奧。



石散在宋四竟之內故後言其數以散辭言之鵲則聚在宋都之上故先言其數以聚辭言之隕石先以耳聞故先言隕鵲退先以目見故先言數是各以開見先後為次。宋則散在四鄙言都則專在國中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鵲退飛過宋都僖公十六年

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既隕後乃知是石于宋四竟之內曰宋後

數散辭也耳治也公羊云隕石記聞也聞其磧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同意是月者決不日而

月也是月隕石之月鵲退不日而月故云是月明與石隕異日也六鵲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

也目治也公羊云六鵲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鵲徐而察之則退飛同意子曰石無知之物

鵲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石無知而隕必天使鵲微有知之

物故月之鵲或時自欲退飛耳是以畧而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鵲且猶

盡其辭而况於人乎故五石六鵲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舉也亦

矣不遺微細故王道可舉民所聚曰都鵲左公羊作鵲

穀梁傳少 一卷 隕石六鵲退飛一



俞桐川曰。昌黎熟誦數百過。乃有龍說。廬陵熟誦數百過。乃有怪竹辨。須觀其與公羊異同處。

儲同人曰。指事類情。化工付物。視公羊聞見字面。更覺新穎。眉詮曰。是篇梳櫛之法。物數從公羊而文簡。日月異公羊而義長。贊以括之。又見大於小。熟此二傳。小題之道。變化無窮矣。邵子云。在天為星。在地為石。蓋星墜于天。至地而成石也。季氏本曰。石隕者。陽不翕也。鷓退者。陰逆驅也。胡康侯曰。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羅氏俞義曰。物之遠者。惟星言隕。星未若言隕。石手可得而捫也。微者。惟風言異。風未若

言受風之鷓。目可得而察也。星隕而石貴。化為賤。不善化者也。鷓飛而退。前變為却。不善變者也。按此皆不祥不順之兆。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于下。則天變應于上。宋襄以亡國之餘。欲圖作業。後五年有孟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經書是月。非止嫌同日也。或鷓之退飛。不止一日。故以是月槩之。公羊以是月為晦。穀梁以有知無知。分日月皆臆說也。



滅項 信公十七年

點明

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為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  
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已之不可以滅也既滅人之  
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  
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

俞桐川曰桓公四十年功業至此已終故特發此義疾始樂終  
其理甚精左謂魯滅公穀以為齊滅事無可考師其意可也



梁亡 僖公十九年

自亡也。○先○斷○推○廣○言之○酒淫於色。○○應○一○句○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

為寇盜。○○應○一○句○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酒不足道也。○○如○使○伐○之○而○滅○亡○則○淫○酒○不○足○記○也○

○使○其○自○亡○然○後○其○惡○明○加○力○役○句○俞○儲○兩○家○皆○以○梁○王○好○士○功○故○云○此○註○仍○以○自○亡○為○文○存○泰○梁亡鄭棄其師

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梁亡出惡正也。○○明○亡○與○棄○之○故○鄭棄其師惡其長

也。○○長○謂○高○克○

俞桐川曰。○左氏專指一事。○此備言滅亡之理。○文更奇古。

左云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言不以秦滅為文。○公羊云自亡

奈何。○魚爛而亡也。○言如魚爛從內發。○皆與此義同。○所以惡梁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文公二年

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合也。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大祖。

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大祖。嘗。秋祭。祫祭者。合祭諸廟。已毀未毀者之

為昭。子為穆。昭南鄉。穆北鄉。孫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公

從王父坐也。祭畢則復還其廟。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公

閔公庶兄。故文公升僖公之主。於閔公之上。然僖公雖長。已為臣。

祖為喻。○范集解。親謂僖。祖為莊。楊疏。親謂僖。○推。究。罪。狀。議。

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

天而行也。天道先尊而後親。今亂。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



俞桐川曰嚴冷如鐵。王札子篇從天出君此文從天出祖俱冠世議論。

升僖先閔只是位次先後之逆非紊昭穆之序也蓋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弟不可以後兄猶孫不可以禰祖也閔僖兄弟按魯國廟次當同為穆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則祖父之廟即應從毀禮必不然傳內先親後祖是無昭穆也等義借作論頭則可若粘閔僖說則失之舛矣。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文公十四年

是邾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縣地于

里○勢之猛拖到末句說得求冷令人興盡過宋鄭勝薛

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復猶遠也變人之主謂時邾已立纘至

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征不廟算正其得失勞師遠涉乃至城

乎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非力不足捷菑晉出

也纘且齊出也○姊妹之子日出纘且正也捷菑不正也○正適也

俞桐川曰公羊美改過穀梁戒妄動其義互相發明。



晉趙盾弑其君夷宣公二年

穿弑也突、起、反、羊、棘、穿、趙、盾、從、父、昆、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

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暴、殘、筆、法觀其辟九也趙盾入諫不聽

出亡至於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推、讓、語、較、公、羊、筆、法、同、意、思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

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穿、也

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賢、故、言、重、又、比、例、確、甚、筆、力、陡、甚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

臯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師曰盾以亡不出竟反不討賊受弑君之罪忠不至故也止以病不知嘗藥受弑父之罪孝不至故也趙盾與許止加我同而許



君書葬晉靈公不書葬者許止失嘗藥之罪輕故書葬以赦止趙盾不討賊之罪重故不書晉侯葬明盾罪不可原也春秋必加於此二人者所以見忠孝之至故也忠孝不至則加惡名欲使忠臣觀之不敢惜力孝子見之所以盡心是將來之遠防也

俞桐川曰敘次較左公為略而斷制精嚴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宣公十五年

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不言殺其大夫何也兩下相

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

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為天下主者天也

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

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俞桐川曰矯制之罪易見旁落之失難知府獄天王端本之論也



初稅畝 宣公十五年

初者始也。古者什一籍而不稅。籍民力以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畝。初稅畝非正也。

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

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非責也，吏、田、咎也，吏不勸民勤私，故非吏，民不合力急公，故非民。

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於公田之外履踐，案行擇其穀最好者，又

稅取其十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悉盡其力也。古者公田為居，八家共居。井竈

蔥韭盡取焉。盡取之，公田中。

謝立夫曰：先王治天下之法，莫大于井田。而井田之壞，自魯宣始。後此開阡陌，任土地，一廢而不可復矣。故聖人大書曰：初其



故以公田稼不善也。苟思其所以不善之故，豈盡民之罪乎？  
俞桐川曰：名田均田，諸疏不及此傳簡質，引據核貶刺嚴。  
眉詮曰：履畝正刺止一句，前後俱以古良法為規，詞無多而意  
有餘。結處長懷遠想，無限感慨。

季孫行父如齊成公元年

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左以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

於齊，齊使禿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御。

僂者，御音迓，迓，迎也。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蕭國也，同，姓也，姪子字也，其母更嫁齊惠公，主頃公。

宣十二年楚人滅蕭，故隨其母在齊。左傳作蕭同叔子，謂齊頃公母。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

胥閭而語，移日不解。胥閭，門名。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俞桐川曰：奇人奇事奇文。

此為二年鞏戰起本傳，曰：齊有以取之也。以婦女一笑，幾致喪國亡身，可不謹與。



九月辛丑用郊

成公十七年

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

郊春事也僖三十一

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郊春事也僖三十一

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

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謂宮室謂郊之齊宮衣服車馬亦

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儲同人曰論祭義可觀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襄公十九年

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

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

已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匄者宜奈何

宜墀帷而歸命乎介除地為墀於墀張帷反命于介介歸告君君命乃還不敢專也

俞桐川曰善不伐喪其義已正更進一層乃益深遠胡氏謂墀

帷歸命非命將不從中覆之意非也若欲進師自當聽命于將

若欲退師何難歸美于君願學者詳辨之

聞喪乃還仁動孝子義服諸侯善舉也傳褒其不伐喪而貶其



專君命者深一步義自不妨。

大饑 襄公二十四年

五穀不升為大饑。升成也。一穀不升謂之嗛。嗛不足貌。二穀不升謂之饑。

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康虛也。五穀不升謂之大侵。侵大傷也。

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塗飾也。弛侯廷道不除。弛廢也。侯不燕射也。廢侯不燕射。

廷內道路不修除。百官布而不制。官職修列不可闕。廢不更有造作。鬼神禱而不祀。周書曰大

荒有禱無祀。此大侵之禮也。

臚列典禮得聖人畏天勤民之意。



禮記卷之九

闞弒吳子餘祭

襄公二十九年

闞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闞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闞不得君。

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變化禮經一句一意不近刑人。謂刑罪之人不狎敵。不邇怨。

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

子吳子。近刑人也。闞弒吳子餘祭。仇之也。疏明怨仇餘祭故弒之即狎敵邇怨之意

俞桐川曰：憂深慮遠，防微杜漸，片言皆金鏡也。趙師田父安得

不殺身亡國乎。

眉詮曰：闞不足責，乃責吳子，以為世誡。廬陵宦者者傳論之祖。

先從書法取闞  
作引  
後舉禮責吳子  
作主

禮記傳抄

闞弒餘祭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襄公三十年

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  
 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  
 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  
 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  
 賢伯姬也

俞桐川曰保傳不在宵不下堂可作一句說偏分兩層見得既  
 待一人又待一人以至逮火而死可見伯姬守禮至精至嚴真  
 堪與日月爭光矣

凡以與傳少

一卷 宋伯姬卒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

之昭公四年

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

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封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

於中軍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謂與崔杼共慶封曰子一息

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

人粲然皆笑粲然盛笑貌元年楚子卷卒不云弑此云弑者彼

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傳例曰稱人以殺大夫為殺有罪

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今殺慶封經不稱人故曰不以弑



君之罪。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俞桐川曰：奪吳之封，正齊之討，斥楚之名，無一失出，無一失入，真乃善闡微言。

不與吳封，不與楚討，一篇兩斷，案名義森嚴，筆筆斬截。

秋蒐于紅 昭公八年

秋蒐于紅。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

以為棊。葛草覆之，以為棊。棊，門中桌也。通關。流旁握御，擊者不

得入。流，至也。門之廣狹，足以容車，車之兩軸，至門之兩旁，尚空一

以恥其車軌塵。出轍，馬侯蹄。發足相應，揜禽旅。取衆禽，御者不

夫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循戰不逐，面傷

不獻。嫌誅，不成禽，不獻。惡處，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

以習射於射宮。容取三十，以共乾豆。賓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

中叙御事射事  
而賦勇力意



終末。

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射以不爭

為仁揖讓為義

俞桐川曰古藻流麗數語當羽獵長揚理精而質又可補射義眉詮曰公穀二傳徵引故事之文多可當古禮經讀典與如此傳宜為最

冬葬許悼公

昭公十九年

中。國。弒。父。不。書。日。

日卒。上。書。夏。五。月。戊。辰。日。也。時葬。夏。卒。冬。葬。五。月。而。葬。時。也。不使止為弒父也。曰子既生

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

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

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

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

胡康侯曰觀止自責可謂有過人之質矣。乃至以弒君獲罪此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也。古者太子自其初生固舉以禮有司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為赤子而其教已



有齊肅敬慎之端矣。此春秋訓臣子除惡於微。積善於早之意也。

俞桐川曰。止以不嘗藥自責而死。其質美矣。有美質而父不使之好學窮理。以陷于大惡。故曰累及許君。凡弑君君與有罪焉。板板六排內有參差變換之法。

元年春王定公元年

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俞桐川曰。不滿五十字。當日君臣俱無站足之地。



夏公會齊侯於頰谷公至自頰谷

定公十年

離會不致。一國會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為危之

也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

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

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

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

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

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

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



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俞桐川曰頰谷之會孔子先設左右司馬臨期得禦非常文事武備揭出要領故極倉猝事叙來極暇豫。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哀公七年

、罪魯擅執。

罪益不死。

宏議包拮甚大。

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

兩意俱到。

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

俞桐川曰益不當來公不當以益來一字誅兩君何須寸鐵。



春西狩獲麟

哀公十四年

解明

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其  
二。義。作。剔。得。題。之。間。  
 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  
 俞桐川曰。殺字發得精。又見思明王之意。



蘇州府志

卷之二



